



類函六二



百二八政術

百二九政術

1703
427
62



四 1 3
類
卷



新嘉坡圖書
此冊八月八日
係諸山田一人
明同治八年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廉潔 威嚴

明察

廉潔一

原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
 逃富也 **增**事文類聚曰有鯁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補史記曰太倉

公溥于今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

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

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
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
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

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為眾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暹

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
仲藏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
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為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
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
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
屋蓬戶甕瓦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御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為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顛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法錄卷一百一十八
四
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萬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後周書曰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事文類聚曰隋趙軌或作範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政術

綱鑑類約卷一百一十八

廉潔

五

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
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
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字 又曰蘇頌爲禮部尚書知
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
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
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

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
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
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
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轉贈爲詞厚致金
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
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
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

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為相當有女真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

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

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
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
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
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 壺飧 橐衣 傳趙衰以壺飧
被瓦器下詳前一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
其廉直不忘君也 而遷徙去處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

王陽能作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
黃金也 屏風坐無簞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為
不欲異於時受之 毅事露兀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
積年塵埃并封 布被 布裘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印並如初也 吳蔣欽字公英以戰功遷濫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
疎帳繚被妻妾布裘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救御廚為母
作錦被改易幔帷妻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
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
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 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傳云文相嘉為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儉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儉屬間風莫不自勵 儉
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正冰怒極之市絹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震
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震
政術部 尚監頁約卷一百二十一 廉潔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又曰楊秉字升節為

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

也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 珠還合浦 錢投

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

然亦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

送遺汝慎勿受 何並為潁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

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

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 無餘財 無濫積 州府元龜曰唐寶威為內史

鎮家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 無正寢 不理垣

元龜曰温彦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室 又曰李建穆宗長慶初為刑部侍郎建名位雖顯

以廉儉自處為 衣蒲練 乘欸段 自居顯要一日姚察

通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

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州府元龜曰李懷遠以兵

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廉常乘欸段馬免驚蹶何假

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易 府元龜曰薛芳為浙西觀察

求 衣綠袍 上白金 使理身儉薄常衣一綠袍十餘

政術部 附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廉潔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燕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緡漢筠曰吾有正俸此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縹 潛織簾 續問奇類林曰晉顧協清介為廷

縹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又曰

唐尚書左丞相李暹有清德其妹劉曼妻也曼方秉權

常造廣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敞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廣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續問奇類林曰唐楊綰始同平章事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書郭子 乘馬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乘馬

五疋 有車一乘 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

惟彙苑詳注曰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

先人 擺袖却金 斷帶為炷 韓愈順宗實錄曰韋執

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

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

去 用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

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

衣帶以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為廬州刺史經月代

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

張贈之暹唯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

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不割新瓜 唯受新

茶自來奉新瓜一雙留置於聽梁竟不割人聞受類瓜

欲貢新果至門聞知相顧而去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

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鑑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遊壽

州謁鑑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 王璉埋羹

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唯受新茶一串 王璉埋羹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魚潔

政術部

拜君惠頃入內詢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鼓琴看

有餘茗心謝尊意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 飲冰食藥 鼓琴看

鶴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藥唯向天竺山

取行部內唯攜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視族常謂曰公身俸

二千石鬻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

本無文經武略遭提郡印望過矣安 僧孺不納錢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輩後而亦愚乎 帝善之 問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日送錢千萬不納

唐介不買珠 粟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

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

與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 崔

之毫釐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帥番出將受

膏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庶吏即以趙正夫為

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庶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

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

今之庶 使也

庶潔三

原以庶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政術以庶為本守法不失 不貪為寶 或得玉獻諸子

庶潔

庶潔

庶潔

庶潔

庶潔

罕子罕勿受曰我皆喪其寶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原不利為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也自檢斂也 汝必無受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

公以儉矯固始也漢改之固始即 衣不重帛 國苦奢文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警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其貨乎 餽魚不受 人爭餽魚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無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漢書公孫弘傳云弘為丞相布被似詐公俸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布被似詐公俸祿甚多然布被似

封弘曰誠 并日而炊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中弘病也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乘折轅車 東

厭記云張湛去蜀郡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

乘折轅車 白布被囊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

餽之 臣心如冰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冰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字昭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馬君小馬君兄弟

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

康叔猶 廉潔奉公 光武勳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

祭征虜 麥數斛車一乘 臨視唯見布被蓋屋妻于對

者大麥數斛車一乘 秋毫無私 陽人試守成都與吳漢并

哭乘帝傷之 秋毫無私 陽人試守成都與吳漢并

政術部 尉監貞白卷一百一十八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不
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私
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嘗受俸得鹽令諸生

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橋米以

見帳中人空索求糶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以儉化
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兖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胡蘇悉
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清約率下食不味乘柴車後漢趙壹

時諸計情吏多盛飾車馬帷帳而壹柴車草屨露宿其
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恒食乾糧會稽

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上臘偃臥
不起同僚飲食度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下吏常步擔上下不受俸錢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

錢不然官薪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食豆野

食麥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度字食豆野

太守俸盡食豆野上數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

戲曰卿家醬頗得成否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

布受米自斬芻妻執爨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取赤米自斬芻妻執爨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曰君與牧園等庸乎未可言也臥麤布被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寵為司徒臥麤布被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將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五六老叟各布衾蔽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

政事自將祕行其資藏惟布衾蔽祕稱鹽麥數斛而

已額救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祗調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凋穿敗糊紙補之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

受魚懸之又云羊續為廬江太守半月一炊云云

魚之於庭少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閉門不納妻

子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開門不納病

歸勿受在朝清廉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家無

遺產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廉讓率下彪字智伯為

太尉在位清白衣敝履穿太口未為右扶風都尉家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衣不周身茂為功曹病布被

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將饋毀不改膠墨傅之謝承

書巴祗守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在官不迎妻

有餘饋毀不復改易以水漂膠墨傅之

子不迎妻祗為揚州刺史在官不然官燭又曰巴祗

史夜與士對坐處暝食不重肴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暗之中不然官燭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

縮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清庶見稱又云丹陽張盤

兒州日向故行賂於吾子齋金還奉字子石以操行

清庶見稱又云丹陽張盤師謙云問清白張子石

以囊盛余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齋金至廣陵還

奉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

貧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鉅錢公廉不受私謁

四萬不取拒受而埋之閣內孫常蔬食步行故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術部

尚書卷之...

吏子孫亦厚乎此遺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周繹庶吏傳云北地太守繹
奴婢錢貪下獄詔以信田宅坐無完席後漢薛博字
長史坐無完席妻謂博曰君為長史既無完席禮為北海
供子孫復無完席博曰善席與妻自坐敗席清
白見稱東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以清為基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辛
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
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許允清吏魏志許允為吏部
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日清趙儼為驃騎義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吏不取之趙儼自征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
西徵為驃騎義手上車乘薄笨車春乘薄笨車黃特
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樹下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案
傳露宿樹下將麤衣惡食魏志大司馬朗為兗州刺史
從不常十餘人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舉袖
軍旅以率下惡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舉袖
食儉以率下惡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舉袖
受金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官今密以此謂豫曰豫為并州刺史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
懷以納成朕甚嘉焉賣田自給魏志和洽字陽士
至賣田宅并日而食又云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留以挂柱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不充魏志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蜀志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妻志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政附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廉潔

衣食資仰於 不別治生 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
官不治產業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不別治生
外任無別調度 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
寸 妻子飢乏 餉家妻子飢乏并州刺史歷年不
積以留之 魏舒無宅 致又曰魏舒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積及遷 魏舒無宅 致又曰魏舒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以俸秩散餘 一無所取 亦隨佩在軍城既陷諸將競
取諸物倉家至貧而一 張翕步還 華陽國志張翕
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
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賈
鄧攸為太守郡常有一送迎錢 子弟耕而後食 刺史冠已務施不
知命位極人臣家 子弟耕而後食 刺史冠已務施不
無餘祿貴而食貧

畜資 子弟耕 妻不衣帛 襄陽者舊傳云胡宜字叔
私負擔薪 妻不衣帛 襄陽者舊傳云胡宜字叔
有節妻不衣帛 魏朝 私假裝 晉書陸納徵拜左民尚
以其清班示天下 已敕私奴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曰
曰吾家不在此 已復賴也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曰
假裝并糶食無所復賴也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曰
臨發止有被襪而巳 其餘悉還官 我獨以官貧 奇
子類林云房彦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周恤親友嘗顧其
白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
耳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取之
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取之
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 續問奇類林云表
年未嘗受斗酒之遺 再世清節 彙苑詳注云李元紘
尚書卿呼為酒清郎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為揚州大
第宅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 承 景倩真清 陸景倩
要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承 景倩真清 陸景倩
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承 景倩真清 陸景倩

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廉潔

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
有吏言狀曰某許清景備真清
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於慎
白帝喜擢慎於監察御史慎於慎
首彙苑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
阮洛州張以進職州孫岳等
以調天下而萬以敬塘為首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
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
貨納山積其人尚存奢儉之報
生左以積夫人尚存奢儉之報
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
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
以清為廊坊節度使玠武臣為
中為廣州節度使先食番船均
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
不問

我無一爐惡可並
敬塘為

武臣以清廉聞
馬骨高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

馬骨高
詩云官

清馬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
骨高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
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
官射利疾眾喜君獨否姚希得
布易錦 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
唯啖 圖書數卷 入成都獨居
萊 賢為獻者皆却之 執付有司
東歸纔圖書數卷 執付有司
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
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
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潦中
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
也

廉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
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

政術部
貞監貞心卷一
廉潔

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
蘄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
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
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為郡守家似布衣
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禱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
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
增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

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慎列前古之清
潔為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
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為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壚恭致水席皮洗幘緇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庶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足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碧 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堦庭反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暹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純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增 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

政術部

鼎監貞公卷一百二十八

廉潔

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聞譙
 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
 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布薪此可乎帝曰
 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為陳許帥
 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戶
 千人萬實侯庶能露冕寒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薤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賫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句 荒 舍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眾嘉善

參見人有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

掩覆匿蓋之 射 斷矢激誤 有容乃大 不欲勿

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苟爽美之 乃大 子貢問曰有一

施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於 先人後已 作順施恕 禮謂君子先人後己

恕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增寬裕 平恕 元府

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 不尚苛察

其於禮部事務舉細維禁姦枉去甚泰而已 又曰馬懷

十道點 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折

政術 尚監貞和卷一百二

恕

恕

恕

恕

足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
 物嘗使使金行密知而歸登寬博容
 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延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以酒
 者以醴進簡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偽以酒
 薄白景略請換之簡又曰漢王周為冀州刺史世寬
 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民和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
 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矜蠱道遺盜財李勉為江
 粟出私財以修之沈矜蠱道遺盜財李勉為江
 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為江
 其釐或發以告曰武尉使請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使請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
 裝速去恐為他人所擒幸失犀角破馬鞍
 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幸失犀角破馬鞍
 行儉為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
 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救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
 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醜俱碎

挺忽直雙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醜二
 二醜俱碎伏地請罪公卓復以錦衣置其上一吏誤觸
 宋有閹吏隸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其善評官優劣
 每聲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
 中丞問爾挺忽直豈觀我失耶曰昨見中丞名客親諭
 府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夫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
 四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謝者數
 灑筆富舉鞭孔帖曰婁師德曰容我釋之可乎選選者就案
 乃灑筆曰墨汚爾山堂肆考曰宋富韓公致政歸西
 都嘗著布直撥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成儀
 呵引其盛前卒呵驢者下公舉鞭稱名曰驢卒聲愈厲又唱
 言將不肯下驢相公也下馬碎瑪瑙盤饋金石藥
 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碎瑪瑙盤饋金石藥
 元龜曰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匄大獲瓊寶蓄將士願
 觀之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朱儉絕
 軍吏王休烈捧盤設躍衣足跌盤碎呼頭流血行儉笑
 政術曰適非故也何至於此是又曰歸登晚年好服食

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嘗之矣登服之
 委以事亦察之而不面折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
 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問奇類林曰杜衍歷知州提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問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情暇拳擊甄琛酒沐元衡魏書云崔康為母極令時
 競之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通元衡
 大就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徹宴善遇獄吏
 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徹宴善遇獄吏
 兒使使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漢使使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祖謝安國笑曰可謂矣公等足與
 治乎卒善遇之遜齋間竟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
 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
 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金以與汝偷兒稽顙
 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
 豈敢以

為念 不忍與之較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
 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
 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惡池私費以事降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盜官銀者稱
 鈞不私費以事降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盜官銀者稱
 醋乃可為相事文類聚曰長者之
 試之而封事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授代州刺史師德
 待其自乾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其心何不
 乃相矣王旦送還寇準彥博上言唐介曰真宗時
 以旦為相寔為樞密中書有罪送樞密院違詔宗時
 亦違詔格堂吏敢然呈旦旦送環樞密而巳準大慙謝
 政將曰文彥博守寬夫初倚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

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
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名臣不敢行於是
丞相朝士簾下遙指參政問奇類林曰李沆為宰相
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
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大
蹶再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未允終無忤意又曰呂
蒙正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未允終無忤意又曰呂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衣進父吳祐使歸盜麥進母孔融特賞後漢書曰吳
守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以有
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祐曰操其父得而怒以有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
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特賞

怨二

原醉嘔車茵詳寬
增醉溺殿上漢書云張安世為光
原莫爛汝手詳寬
增內省
何主事白行法安世曰
不疚何恤人言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
受節度超即遣書留之遣他吏送京師徐幹謂曰邑
前君何不遺之內
省不疚何恤人言不時應答
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
而面從後言從朱衣上過世說云桓溫嘗以烏傷
古人所戒也
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補雲根豈以鳥傷
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人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鳥傷人本謂
政術部崇監貞約卷之二

是解事僕射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

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稱遷大理丞歲活無罪數百人又云李

恕詳正大獄活為田舍子李昭德考云妻師德常與

無罪者數百人為田舍子李昭德考云妻師德常與

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參罪不至

死又云竇參為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贖驛州司馬

非大過不榜責非大過不榜責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

捕支黨累累獄詔仁師按覆坐止惡十餘人他囚

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終日無愠顏晉御知

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色紛牧守遷轉是常府

于前晉御與相對終日無愠顏色紛牧守遷轉是常府

元龜云蘇良嗣為絳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

史妻妹事釋請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

不聞所已解持燭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

他顧燭然公鬚公以神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答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武襄踵門謝威敏汚有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

儒為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詰罵不絕口武襄

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奈

何錮之於盛世拾官吏小過者輒政每見天下諸路有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頽然鼓琴又云趙清

使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

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曾鞏詩云容黑白不太分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
 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

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
 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
 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沈乾元中為陸渾整屋咸陽
 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撫綏副元帥
 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
 當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廓
 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
 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為御史
 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

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
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諫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
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
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
年每戰得番必剗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
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

呼玼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
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鬚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
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劔下階斬其首
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
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
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

國太夫人國婆娑其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勅
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喬元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

發案急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為冀州 彊項

刺史黃部令長間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與主驂乘

斂手 董宣少年為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日云 董宣使謝車收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欲笞殺之宣

項令 鮑木為司隸鮑叔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 鮑叔為司隸鮑叔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行縣時 有所取以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侯根為婚又

著名州郡 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名見立以主 收張

守盜十金 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 威振南陽

輔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

身以 率下無以 職甚勞苦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無妨 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奇 郡一郡 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盜親錄囚徒

陰 每中 書 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盜親錄囚徒

延 獄狀 可論者 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亦 謂久 依城 社論者 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畏 易子 於遠 侯曰 楚令尹無威儀 左傳北宮文

威 姦滑 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此 縣錄 見者 自言 者事畢 乃發 欲以 觀試 博心 知之

威嚴 流聞 云云 變 豺狼 當路 鷹隼 始擊 張綱 劾奏

第三 下詳 威克 厥愛 剛亦 不吐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政術 部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尚書 威克 厥愛 允濟 功

詩柔亦不吐 違疆凌弱 畏威稟命 違疆凌弱 非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

諸葛師古注云言間者何久瀾不相見以達諸葛故也

乘之百姓願為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

史記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

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 冊府元龜曰唐王

志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鵬 冊府元龜曰唐王

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鵬 冊府元龜曰唐王

也未嘗傷而不散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碎若

握而無敢犯禁矣 吏人畏 貴戚憚 輝簡較雍州長

爲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

殺劉詡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爲

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劉詡毆母

誅 因事殺 獨大吏華南金植威怒肆邑中語曰南金

以明節度使下車以法誅之 勢驕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殺之事 批其頰 破其車 遷文昌左相 遇薛稷義於朝

懷義 偏愛 嗣怒 此左右 執其類 曳去 武后 之戒 曰

阿師弟 於此 門出入 莊宗 時爲 御史 中尉 壽陽 公 主

行犯 高 泰 之 字 道 穆 莊 宗 時 爲 御史 中 尉 壽 陽 公 主

母犯宰相 作意此人 元和中 十一 其類 注 資治 通鑑 曰

爲京兆尹 初赴 府有神 策小 將 躍 馬 橫 前 尊 公 綽 曰

馬杖 殺 之 上 怒 詰 其 專 殺 之 狀 對 曰 視 事 之 初 而 小 將

敢爾 唐突 此乃 輕陛下 詔命 非獨 慢臣 也 上 無 以 將

罪之 退 謂 左右 曰 汝曹 須 作 意 此 人 朕 亦 畏 之 三

政刑 之 退 謂 左右 曰 汝曹 須 作 意 此 人 朕 亦 畏 之 三

政刑 之 退 謂 左右 曰 汝曹 須 作 意 此 人 朕 亦 畏 之 三

政刑 之 退 謂 左右 曰 汝曹 須 作 意 此 人 朕 亦 畏 之 三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舖三日

為理嚴為人所謂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書以相戒母敢犯者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官陳衍園亭在焉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

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

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不曉是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口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

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答殺廷芝南閩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閩氏首惡餘皆股

栗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

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

以一以聲

能生能殺

敵之國必強

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

五州城擒吳元衛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免

庚滑譎前後長史皆為姑息龜知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之月給虧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杖殺神策小將

答殺奉宸家婢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嚴者何也則能

罰之加焉必也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維揚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

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答殺之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嚴者何也則能

罰之加焉必也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維揚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

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答殺之

樓季弗踰十仞

鑲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
淺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叱咤之選 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然恬願以勸之則投命者鮮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
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桃李不潛掇 韓子云子不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

氏不敢 朝飲羊 以姦民治高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 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無欲以強 古

薄愛 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

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人 非斤則斧 賈誼治安策

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至於體解之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
壞一爐論衡云淮陽鑄錢一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折之以武乃治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疔

原號為蒼鷹 漢書都尉中尉行法不避貴 號

為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而視號曰蒼鷹 號

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 不捨郵亭 黃漢

吏大驚以霸其知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 與

書霽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感愧自殺 魏相與書云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郡陸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愧自 政制 尚書百卷二百二十七 威嚴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白中出府前漢朱博

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

騷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郡皆斥罷諸病吏白巾

走中府門當順天氣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

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威能討姦後漢書曰張堪

昔在蜀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威能震敵趙郡守

王甫死杖下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畏

以雷霆論云郡縣聞之莫不震慄張璠漢記云賈琮

廣聽何為而垂惟乎云云破柱取張朔後漢李膺

京師張讓弟別為野王令貪殘無道問膺厲威嚴逃還

公知憚之漢書陳威為御史中丞吏如良鷹趙勤

勤入界遺史陳罪還印緩去桓虞歎云嚴刑必斷

檢下嚴刑必斷姦慝自彌楚國先賢傳云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攷竟其二千

帝曰陸真刺史矣布告天下民不敢欺典略云董安

于刑州為法賜爵關內侯舉朝憚之又曰卞壺為

不敬曰憚者折節游子弟與書卡盡為尚書令時貴

於朝曰憚者折節游子弟與書卡盡為尚書令時貴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盜柳植于已門促見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權民之父母**周書云惠者民之佐

望風畏憚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

在以其望風稱憚**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

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不避權貴**又

實參為御史中丞不**威望特振**又云李絳為御史

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

皆望風**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

勁**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立擒而鞭**

之**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嵩為太常

未嘗輒貸

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權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權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

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庶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

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權墓誌唐孫述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

政

州監類函卷一百一十八

威嚴

三

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宮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
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
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
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閤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
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
欺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爲盜賊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
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
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後漢書曰
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
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政部

明察

明察

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猶知也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
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彙
苑詳注曰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
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
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
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
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樺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
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
史相知滅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
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

魏志徐魏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
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魏勳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典略云西門豹治鄴民不能
欺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 三輔決錄曰應璩與母丘仲
恭書云客館不留宿官無停

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
元五年雋不疑傳云始

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成名
方遂以下策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請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妻一
夜生男其六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目自子中財敗年州郡不決承相丙吉言曾聞真人
無影空子亦無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
寒小兒俱裸之此兒獨啼言

指無寬者 輒知之 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

刑周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書夜巡絲毫越法略無寬者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
領事制吏曹全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之名問及
不自 乃其繼 實非盜 制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為成

服 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
罵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也因其父泣不忍其母
金三斤詰京師寄人傳止無何失之詰縣詢有貴人持

遂自誣服慶名問賈人曰與何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
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醉而書寢慶曰主人非盜也
彼沙門乃真盜其所失之金 擊羊皮 驗猪口 惠轉雍州

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擊羊皮 驗猪口 惠轉雍州
政附 命監頂的卷二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明察

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
 遣爭者出顧謂州網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
 令人買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
 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
 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請官妻不承認遂取猪
 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人口中
 無灰妻必記主名乃探他書册府元龜曰李晟為
 伏其罪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斷養小善必記
 主名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鑄內鞞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錚乃探取他書焚之
 人信其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
 驗下吏以人皆自勸吏畏其明册府元龜曰王忠
 為神明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
 名以罪之人皆自勸又曰韋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
 判南曹吏自持量衡必設鈎距册府元龜曰王忠
 畏其明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
 絕吏之更易又曰劉栢楚為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大設鈎距必知其有姦故以此屬韓非子曰子產嘗晨
 出過東匠之門聞婦
 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凡死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已死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問奇類林曰宋張
 詠守杭不哀而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
 果以此財為壻不然而子死汝手矣乃命壻翁智人也以子勿
 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野父爭雞
 二人挾肩南史曰傅峻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問何
 食豆者魏書云范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
 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人挾絹於市互
 色於是檢之密送女奴掩捕少年若水為同州推
 服其罪焉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
 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于共殺女奴皆
 應死州官以為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且詣州密送
 女奴於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政術部

悉破械縱之 又日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郵民家宿門外夜中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僧見之因夜去走草中忽隨得之井中執之詰縣掠殺僧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詰縣掠治僧自誣獄成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賊吏食於郵店嫗婦人乃此郵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 更究寡婦 使收門士 日曹據字服一府以為神 顏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察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據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 又曰據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據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月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剖析詆欺無不詰之果然 彰敗 冊府元龜曰吳奏貞元中為京兆尹據吏等以奏呈冀免指摘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毛舛 又曰王播元和中和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執掌 剖析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 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 辟懼民之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情 咸稱神明 黃霸 有爭心也 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情 咸稱神明 黃霸 識事聰明吏民不 厥德文明 州刺史百姓歌之 知所出咸稱神明 厥德文明 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 明於發摘姦非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 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涉禹將渡江行部中士民皆以 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 過 為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符為濮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 明雅操 護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政術部 尚書負白卷二百人 明察

明察 尚書負白卷二百人 明察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
 又以母老并賜黎杖一枚
 後選簿亡外多偽冒桷鈞
 判所有條吏氣奪強神明
 持法令敢誅 人不取欺
 殺盜賊一察 唐尹知龜曰後唐張憲為興
 不取 利病洞知 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號神明 判帖云李柘筠
 嚴明持法令 又云嚴邛拜

明察四

論唐李温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
 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
 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肅清物心是則責人不
 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
 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
 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古之... 不稱職... 遺愛... 異績... 不稱職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守職

稱職

遺愛

異績

不稱職

疾惡一

增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如淫色來嬖

於王盜我太子母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

又曰墓門有棘

萬民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

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疾惡

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孔
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温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
清廉嫉惡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
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沙汰郡吏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守
晉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
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
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

聞劉功曹不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樊曄為天水

盜無出獄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維陽吏格殺

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後漢樊曄為天

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

不生出獄吏人及羞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

裝道傍曰以付樊公剛愎介潔冊府元龜云劉

涼州為之歌云剛愎介潔冊府元龜云劉

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蕭儉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為域

詔徵播請京師儉力爭上聽儉遂辭位

有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五逆四毒無陽妙處終不親近疾惡

政術部

刑部

疾惡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猛 惡人席 賊臣境 冊府元龜
 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敬汝南人有史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
 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蜀門時
 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
 驗何益乃 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冊府元龜曰陸贄
 沈之於江 罪狀帝離貌從心頗不悅 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卿時
 李繁者宰相之門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肅待之
 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
 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 抱朴
 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禍福得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鴳戾天手提刀尺口為
 如此之徒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跋踖
 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 不陰惡
 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吹介之心不陰惡木之
 枝惡木尚恥之况與惡人同處 尸工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 狡吏無所容 官

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玘開成末為司農卿玘疾惡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官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

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賁宗曰行且相卿

臣所不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忘身狗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疾惡三 豹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又云蟠螻在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有疾 戮於兩

觀尸朝三日 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 尸于朝三

政附 開盤類卷一百一十九 疾惡

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好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口說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
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譚說足以飾褒瑩眾其強禦
足以反雄不獨立此人如務去草勿使能植呂氏春秋
之奸雄不可不除
農夫之務去草馬絕
其本根勿使能植
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漢江充
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窮究其姦
道不拾遺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豪大家宿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自
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
人郡中震恐
道不拾遺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放橫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

華豈能知此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佺為

賈餐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

陳相罪惡元收具

考後漢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

誅鋤姦黨門夜

不閉羅蓋部者舊傳云

疾惡如讎

王隱晉書

疾惡四

增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

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政術部

尚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九

疾惡

日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鈞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

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不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奸摘伏

增納刀盜印 趙野僉載曰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

王衛州殺張趙知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

之善御史蔣坦覆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晚

放出令密覘之曰婦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

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趙妻緝殺是實 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

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木一行

人械送皆以屬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

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

果重疊冒請 盜男 殺妻 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

坐毀前令幸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

婦抱持甚急曰此大啼弟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荅融為

長婦其喜曰此弟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荅融為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

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 融察而與之問

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 融察而與之問

附錄類函卷一百一十九

摘伏

五

漢書

政術部 明日被偷 澈乃令人密往書菜 遺劍 摸鐘 漢書

三敵數被偷 澈乃令人密往書菜 遺劍 摸鐘 漢書

史時有被盜 黑牛背白毛 澈乃詐為 上符市牛皮倍酬

驗是以誤中 婦人枕為 市皮 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淑

昌字也其馬 離左而溼 溼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日二夫之象 馬左而溼 溼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以爲水馬 離左而溼 溼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豐枕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 避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授

之筆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 避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授

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 而南馬傳水初將發夜夢乘

曰汝行往還 頗有怪異及 卜筮不豐曰 融察而與之問

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 之送豐有司 融察而與之問

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遊 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 夜

長婦其喜曰 此弟也責問 乃伏 晉書曰 荅融為

坐毀前令幸 抱兒取兩婦 各十步叱婦 曰自往取之 長

胎傷閉匿弟 婦生男夜盜 取之爭訟三 年丞相黃霸 出

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
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
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
吏曰汝性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劍者
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州縣得以伸
理乃悉奪財還子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
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鐘
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
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
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
訊之遂無所貸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
承為盜無所貸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
史京輦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
無所貸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
俗靡錯號難治勉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
措盜技隱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
吏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
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暇者按聲盤詰無
不首伏每歲贖得數人莫敢犯動若有神冊府元
百員缺以待淹滯

齊物怪風翔京兆尹無兩學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
人吏莫敢抵犯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
摘盜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發姦摘伏漢書趙廣漢于京兆發伏姦禁張敞詳
令斷續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緹到市

與一頭兩鬚常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緹主稱
言然其後呼原京師稱有神算今能發摘姦伏京師稱
數以具為有原京師稱有神算今能發摘姦伏京師稱
吏民謂之神明又云度尚為上虞長
之民謂之神明又云度尚為上虞長
如神何以至汝真是盜晉書云符融在
此答曰無他唯勤而清汝真是盜晉書云符融在
政刑部

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
 行人為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發摘如神范雲性
 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有若神明
 機警為吏部尚書書牘盈案賓有若神明
 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有若神明
 州刺史其風俗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歸隋主聞
 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佯失告狀唐新語云李靖為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
 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
 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
 不同即日還以開三日內必擒
 高祖大驚請不坐孔帖云蘇良嗣政尚
 擒皆能摘發即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
 摘發牛歸女婿
 其事元武縣隣元武人有以持牛依於妻
 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
 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

將請其家部中云捕盜牛賊名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
 從來妻家恐連及捕其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允濟
 發蒙頭謂之曰此即
 女婿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聖書唐則天后神功初聖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
 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時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御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
 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北黎元言念德聲

政術部

尚監頁山卷一百二十九

摘伏

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增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捕如神元字木魯州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丁塗其面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道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識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

間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

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

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

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才過職 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 然記曰司馬論辦官材論辦 輪轅適用 爵不喻德

祿必當位 爵當其過 舉得其罪 詩韓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

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

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

故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

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屬兩部開儒部分北

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

有怨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 漢書尹翁歸少孤

法 魏志王基字伯興為荆州刺史 契為司徒百姓

明制 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略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 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 後漢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已校尉屯前王都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 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

僕廐馬充丁其後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大小

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大小

政卿部 稱職

端蓋頌函卷一百二十九

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蘇賈 常揚

冊府元龜曰賈會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

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

泰中為中書舍人哀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 冊府

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揚 裴馬 盧李 冊府

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

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 護溝瀆 關田疇 冊府元龜

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今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冊府元龜曰蘇州刺史 語練典章 簡拔賢俊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

唐盧文紀為吏部郎熟於

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哲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

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 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

容止閒雅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

尚書獎鑑人倫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

又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

閱省 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 冊府元龜曰房元齡為秦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

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審孔帖曰將流遷大理卿持法明

突承璫討王承宗鄭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

執不可擬議鯁固 審孔帖曰將流遷大理卿持法明

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法文武 刊具圖書 孔帖曰

崇賢貢

崇賢貢

崇賢貢

崇賢貢

崇賢貢

崇賢貢

崇賢貢

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東都事略曰李諡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世務處劇不能易字以為至言山堂肆考曰唐孫
若間暇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又曰宋御史呂陶劾司農
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黜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此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為至言

運五十萬斛上八十四章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吳三年登焉又曰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
悉以陳論凡以古義為的得王言之體冊府元龜
八十四上章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詰為準的又曰梁
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
前載其得范祖禹講官蘇天爵學士范祖禹在邇
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邇
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

為第一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
交相掎敵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
才過職棲鸞展驥王漢碑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
香曰以為鷹鷂不如鸞鳳乃謝曰松棘非鸞鳳所栖
也罷免官魯肅曰士元劉備在荆州以士元為棄陽令在縣
驥足耳備名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士元為治中趙魏
老社稷器薛子曰益公韓琦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因游觀至廣都察事不理而沈公為廣都長蜀先主
之諸葛亮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
罪免官人浮於食位不充量過猶不及焉

用牛刀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捕鼠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藏因謂曰安養劇尚書
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曰安養劇
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政術部
尚書類聚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拘下位 處賤官

開元天寶遺事曰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數曰丈夫有凌雲蓋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

乃棄官而歸 記纂淵海曰賈元初有明州慈溪尉

儻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 以子孫托 有公輔器

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

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

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朝史曰張昇為

楚丘主簿王曾 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 足逸者

識其有公輔器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 原不稱職素餐 尸祿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 曹子建 辱高 泣

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辱高 泣

小敢辱高位 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

器則官無絀政矣能小不能大 可降還涖小則人以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 殊殊也舟 所宜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增托疾 養望

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陸

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鞠托疾以避其事

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音 唐書曰蘇

居相時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決斷 王珪神宗時目執

政不阿 凡十一年為蘇模稜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目執

上殿進屋 云收暇音上可否 云領 旨退論稟事者

云已得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則府元龜曰李元素

以名 李元素 中外聲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

曰李元素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揚師

易不稱此為 人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揚師

書起 貴 官 人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揚師

元龜曰 崔協 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高談

文術 曰 崔協 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高談

虛論多不近理時
人以為虛有其表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
偏駁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又曰周景範世宗顯
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
剛正然劇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才過職不稱職附

能業其官
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濞障大澤以處六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君子得與
易剝卦上九爻辭云
廬舍也明在上之位唯德君子則為下民
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
飲食術
術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術不能為之蔭庇也
體非素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飽也素類使類能而授方任能量能授爵任

良授官
人存政舉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官
良授官
人存政舉
其政舉
其人存則
器使
君子使人
官

修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
息守不假器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成與之
之智守不假器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成與之
有猜焉注曰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
人佐天子理陰陽曰史記云周勃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
曰主上作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首萬物之官外鎮撫
四夷內親天子刺三河奏事稱意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
信賞必罰都尉月餘事直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
其職必巧
年融為司農稱名為名卿
東觀漢記云年融字
按其職必巧
年融為司農稱名為名卿
東觀漢記云年融字

名卿為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
附錄類事卷二十九
稱職

非法百姓
官僚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

偽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
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拔貞實斥華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鍾會為大將軍府管記
室為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子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
居位持重為任

職臣
晉書云山濤為
魏舒領司徒有
孫會記室書

檄
又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
詭其姓名自稱南
陽侯杜

每造機或驛馬催之
勤王詞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

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
五十餘條
撼天心

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

之北法上曰無關卿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

得不關
事上曰撼木不動者當退
克專弓冶
府

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

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每今克專弓冶

擊家聲
獲當時譽
又云杜如晦為吏部尚書掌選

泊魚表
後閣池中獲為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

不復
有當時譽
將領入豫許謨有當時之譽

習舊事
又云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
其有能名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
人得歡心
又

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

撫和戎夏為寧州刺史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

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詳而

事無違闕
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政術部
自益貢
稱職

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 復貞觀

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

所復行時議以為復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貞觀

貞觀永徽之政也 重撰謚冊樂章 又云貞觀元與兄通微

大夫軍國之言 元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諡

事知無不言 冊文字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

撰重 不 不失錙銖 又云隋贊貞元中為相精於 彈劾違

犯 又云齊澣弱冠為監察御史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

舍人在館三十 年多議舊儀 美容儀 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八十

不衰 又云裴矩為民部尚書年八十 羣僚側息 又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果敢略無

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

息側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禱京王

言之最 又云孫愬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

曾韓休許景先及 銓敘人倫 又云楊纂為吏部侍郎

以公當稱 又云下都為比部郎中嘗 一志農戰 又

為 孤彰為滑州節度使 未復城邑 因人之利 又

令 孤楚為止都留守 魚太京尹 在并州 詞藻之美

練其風俗 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振職 孔帖云高

皆出於承慶 詞藻之美 於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善其振職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有大臣

器 又云韓臯賈重厚有大臣 以稱職 兼 又云

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 文宗詔左右史 以稱職 兼 又云

政 既退帝名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 可次宗以稱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職兼集賢 無易琪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驍數

軍節度使者無易琪才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愬

甚有當官之稱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敷轉刑

寺議議科條繁雜備與前後格條置 節將屈服 府

元龜曰晉桑維翰為侍中當制除節 慶曆四諫 奇

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 撰會計錄 海

惠公王德用為諫官時人謂之四諫 鐵面御史 編云趙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 此公

位不配材 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此公

坐也 唐書曰蘇詢調鄂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鄴多訟

及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為維丘

致寇至 易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 負且乘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唯聘詞辨

冊府元龜曰唐溫彥博太宗時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

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置訟盈庭彥博唯詞

者識者所唯 唯稱好鬚 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

謂何曰唯稱好鬚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

言挺根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收人時稱良

政部 機務壅滯 用穆宗初函鎮 兵方隅多

事機務 不稱良史 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勤苦然多遺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起武力又

幸待價起武典選無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

御史大夫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

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 謂州縣為不稱職

不適輪轅 冊府元龜云戴胄在銓衡抑文 曲子相

公泊入相專托人夜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蓋為曲

子相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管陳瓚為謁者年踰六

公 金梳玉盃盛澗 已俱作相忌輕延巳曰金梳玉盃

而盛澗 但書名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裔孫為相裔孫

名而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

已 稱職三才過職 不稱職附

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

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

楊億不通商 不通華言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

量真有三甲授安丘縣丞 稱職三才過職 不稱職附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 不稱職附

增 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

晉陽田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

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政術部 附錄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稱職

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劍
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關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鼉李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籓自東都留守
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
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實僚儼
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唐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
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
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為
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
茹甚稱厥職

增 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
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
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 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
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宮皆總制之未央前
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敷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
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
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
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己墓誌銘序曰
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
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
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政術部

附錄頁白卷二頁一九

稱職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
 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
 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隱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
 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
 脣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
 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
 邨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鄺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
 間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
 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
 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
 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
 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
 逐姦賊以剔民賦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
 水旱之歟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
 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
 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

政補部

游藝類函卷一百一十九

稱職

興寢端憂坐向微庶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
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鄭厲公入使謂諸侯正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與國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 下詳
增橫劍 持杖 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前左師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費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高
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校姦耶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楚不爭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
遊於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
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召滿聰進位二等 批
制敕 封除目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
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後批之吏請更連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徒光翰
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鑿
不越樽 淮南子曰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宋書曰不居其
職不謀其事庖割 不可得 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
有主尸不越樽 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
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
詩孟容收捕械繫立期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尹
於京畿非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為陛下
政術 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蠶下錢未畢償昱不可

端監頤

守職

得又曰司空于頓索路事覺事連僧鑿虛鑿虛自貞
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
爭為之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
面釋此僧
請先殺此僧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龜曰後唐趙光逢
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御因此左道求進者
衆光逢持憲
糾之伏法
令殺犯法
欲斬私役
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德初為
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
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有郵令
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
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
懷義除名
王澈伏法
昭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為大理
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大理卿嘗以開
敢奉詔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

州刺史王澈犯職朝廷以澈功臣之子
自有樂官任
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
此是待詔職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
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
問奇類林曰仁宗
御製元舅離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
成皇太后碑文又救公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反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
及熙為元冥世不
各止其位
執技事上不移官
賢君子則良所
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凡執
處各止其位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
徵專其事也
政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尚監錄卷二百一十九

守職

子路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名公鉅然之敬恭 真守法臣 楚國之法車不得急太子

朝夕恪居官次 太子入為王泣請誅王曰前庭理舉受擊其

馬敗其駕太子不屬為王泣請誅王曰前庭理舉受擊其

後有儲主而益爵為二級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

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不

待三 孟士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不

越樽俎而代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 慎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臨鐵論云

御者之過也百姓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以矯傳曰

也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以矯傳曰 明帝車駕下

欲何之 帝曰欲案行 文書耳 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

而返 奉職佳吏 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

因薦遺奉職佳吏 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

侍讀屬義師平京師 唯思廉侍王 開府元龜云姚思

散唯思廉侍王 開府元龜云姚思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

多異 稍忤時宰 冊元龜云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

同州司馬敷至南省 餘慶封還以爲諸道散將 作魏

無故受 王負官是開徵俸之路 由是稍忤時宰 作魏

政術部 附監領函卷一百九 守職

徵段秀實傳唐書云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從之剛正守法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為祭酒司業則不可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口翰林學士則可祭獨擊鵲又云王懿敏公素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且公為獨擊鵲是一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曰如此尚可使乎殺人以媚人越職而言罪也宋史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天中記云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靖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宮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聞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灑瀨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

政術
附錄
守職

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賦唐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將顏厚餘克股慄戈鋌有耀歷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敬慎 庶謹 冊府元龜曰吳淩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 削囊 編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動也又曰 焚制 冊府元龜曰戴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囊外無知者

或曰前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馭馬 載舟 馬為水上者乘舟水則覆 虎變 龍行 尹

舟若以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曜主不乘危而微幸 有二乘 慎一

孔子對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

行惡道也 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

以君子慎其家也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介潔不起黨與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政術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綱鑑類函卷二百九 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

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
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
一使連日不得上道又曰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
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
決給未嘗漏洩他皆如是然猶如此為郎中令奏
亦不務矜衒獲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單舉手曰六行如繩墨手
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執圭辟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辟足履繩
墨未嘗被奏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為郎
其重慎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
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
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審使
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翁叔不敢近韓非子曰唐黔公謂昭

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
水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
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
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
女不取近師道未嘗泄內事徐岱亦不談人短卅府元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
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
亦不談竊識視不失尺寸每與言未嘗臧否漢書
先字子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
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李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吳湊
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大曆中為金吾裴垺元和在中在翰林奏章敬皇后吳
大曆中為金吾將軍小心廉謹偏見信任又曰裴垺
元和在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問垺垺小心
謹慎甚稱上意
政術部
崇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戒慎

戒慎二

增衣

易曰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原唯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

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咎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武王圖商至於鮮

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威民之中也 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 國語單穆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

束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

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 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 范文 范武子謂文子于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獻子歸偏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 吾適 子入太廟每事問

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擻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問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誦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 曠其眾以為亂梯 **增** 不答温室樹 漢書云孔光字子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

所不察 申鑒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 慎乎所 察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 不察 慎乎所 動斯得 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 寡門不入宿 意林云寡門不入宿 臨甌不取塵避嫌也 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 冊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 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無譴周慎未嘗 有 比之金日磾 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 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 比之金日磾 衛四十年時人 不敢獻名馬 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 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 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 誠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
援而外施窻窻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高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
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
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
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
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
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詞附

原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
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
愛人歌之曰前存名父後有杜母 蜀諸葛侯瞻亮之
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
相告曰諸葛侯所為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
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賦為姑臧長被徵吏人羞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
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 有五六老叟人賁百錢送
寵曰他時發吏求人問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政術部 崑崙頌卷一百一十九 遺愛

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暗間當去

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雋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

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刺史長史所在

以清白聞魏人詣郡請重臨其郡

登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充海沂密觀察使

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竊錢者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

姓官吏至取輪斷擊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

又曰表象先為大平節度使奉詔赴闕

人遮留後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留一卷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又曰張中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

蓋物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留文字

赴長史迎拜京尹

州長史吏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

赴御史初郢拘於金吾仗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

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

皆迎拜喧呼

在鎮六歲更留一年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并賦均一

至是人觀百姓遮道乞留又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

政詰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

喪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濬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

日用為并州刺史有酒食輒紛歌薦之

靈饌初發并州吏人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

童稚十餘

歲百姓數千人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

政術部

尚監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遺愛

鵝錢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未生何慙之甚也對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廟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觀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勗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為勗立生祠

勗 勗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祠 勗公社 石慶為齊相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祠

齊開為立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政教明能號稱神

父禮 勗川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

晉陸雲為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為鑄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

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 又曰韓遜嗣襲靈

用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率錢十萬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讓 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譚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立之

穀惠愛欲立祠堂以間時穀為宰相

閩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周 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 院其化敬其樹 思其

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史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 子

附障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大夫哭於朝商賈

哭於市 韓子云子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子產死

政州部 附監貢函卷一百二十九 遺愛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為鄭相死婦人捨簪珥良人

弛琴瑟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

其子手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婦人拱

珠璣大夫釋珎遊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穆已上並鄒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循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景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

文翁為蜀郡縣小吏也民共立祠至今不絕又朱邑為祠南

陽為立祠又召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彤傳曰

塚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烏桓鮮卑追思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且

死如悲泣皆騎馬歌呼又曰鄧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後漢書云下吏民立碑頌德記迹後漢

傳瑗為汲令在官教言便為人開思劉陶為順

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制服用喪後漢書張綱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制服用喪後漢書張綱

張嬰寇亂十餘年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選造嬰壘

申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

喪德汲民為立祠崔耕人輟耘紡婦遺索司農鮑

德起廟圖形水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

太守起廟圖形水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

為起廟圖形水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

政州起廟圖形水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

遺愛

遺愛

遺愛

達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

卒魯人思之為刺石立祠

見碑悲感

亮初亡西土樹碑見者皆拜

風王駿見碑悲感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散舉市皆哭

許赴哀

不許

共為樹碑及敗實去職復為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思

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
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公政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者
曰於陵必不致易表
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
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
公遺愛碑云巨廩崇創暈飛雲蟲宿以板
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
冊府元龜曰張仲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
漁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周歲又云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
化又聽攀轅遮圍
留周歲攀轅遮圍
上章舉留將離境攀
輦遮圍者不能去
輦於柩所審交盡去州弊卒郡人聚
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木州界
父老垂涕
又云周

政術部
附錄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遺愛

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遙奠
將葬請府乞留神柩葬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醮
原生祠獄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為縣獄吏桐鄉立
祠朱邑為桐鄉喬夫囑其子曰我廬江立祠後漢鄭
江從事以軍馬譬降嵩山張任並立張奐為武威任
賊民立祠號曰白馬從事至孝配社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兄弟
生至孝配社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兄弟
並立陸雲為浚儀令弟義增改置佛寺又云李鼎為
立為廣都長並立生祠人吏為立冊府元龜云狄仁傑
置佛寺度僧七人人吏為立為魏州刺史人吏為
立主禱祀又云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優詔許之
又云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
進狀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
之許

遺愛三 生祠附

增詩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板
援歌管莫悒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
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
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琰拜馬前
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
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
非吾功

增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

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岷山有隋淚之思竊以李其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隣敵自止其南牧况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斬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薦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庶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

政解部

開監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遺愛

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衛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鞞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總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

焚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急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得敷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覃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賢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喑喑稱庶侯聞笑曰庶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殫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堦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觀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村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膝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
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
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
史不可奈何數諾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
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
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
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

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送者數千
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
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
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
林芳泠泠風兮騶騶侯戾止兮珮玉瑲懷仁侯兮撫我
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蘭棹修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
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
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

政附部

端臨類函卷一百一十九

遺愛

三

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
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
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
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
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
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鴟鴞翱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
饞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
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

兮施則未究頽天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
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覯余故
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博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
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
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
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
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嚙守即誣守納已
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屣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
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
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
民誣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
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袁人
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
問日暮至豪民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巉使君使罷汝罪宜死

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
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
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
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
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
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不變
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名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
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平

異績一

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

追勾 削課制 毀檻穽 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下記屬

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維遷南郡太守有雲母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穎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

政術部 穎川八年治 異績

有異政鳳凰
 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為膠東相九載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

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
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著
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

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拈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
呼搏而救之母俱免

服之百姓祈佛
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

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野無閒田

拾遺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
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

路無拾遺
之野無閒田

異績二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
 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
 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
 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
 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
 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
 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
 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踈勒之壁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閱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增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

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